



找记者 上壹点

A14-15

齐鲁晚报

2022年8月1日  
星期一思  
想  
光  
华文  
字  
魅  
力

□ 美编：陈丽明  
□ 编辑：向平

□ 许志杰

夏天是万物疯长的时候，蔬菜瓜果生逢其时，市场上便是琳琅满目。观察发现，与“瓜”有“葛”的蔬果最盛，可如水果张口即吃的西瓜、甜瓜、南瓜、脆瓜，当作蔬菜食用的瓜类则是更多，冬瓜、南瓜、苦瓜、佛手瓜、丝瓜、方瓜，以及身兼水果与蔬菜双重身份的黄瓜、木瓜，还有只是沾了一个瓜字却与之毫无瓜葛的地瓜，不一而足。

这与我小时候知道的植物生长周期与自然景象基本相似。那会儿虽然缺少极大丰富的供应市场，但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却孕育了可供一家人一个夏天食用的繁茂瓜田。丝瓜泼辣、易种，瓜实丰盈，炒鸡蛋、做蛋汤打卤面、清炒，百搭皆可。春天，找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扔几颗丝瓜籽，无需多日，蔓藤绕树直达树梢，入伏后便是杨柳细腰的丝瓜满枝头，摇曳生姿。与丝瓜相似的是南瓜，应季成长相当可期，个头大的能够蹿到十几斤，需要搭个架子，一般是直接用一根麻绳引着南瓜蔓爬到低矮的厢房，或残垣断壁，任其横行霸道散漫生长。冬瓜更是好养活的苗，有个土窝生根，此生决意拼全力报答主人的不弃之恩，一根蔓子能长出上百斤冬瓜，单个突破30斤属正常发育。有年初秋我回老家，邻居爷爷留了两个硕肥的冬瓜送我，大的二十多公斤重，一个人抱到车上费劲。回到城里，一切几段，给七邻八舍分享，很有面子。相对于散养的上述三瓜，西瓜的种植和管理过程就要“娇生富养”，无论土地肥料以及管理水平都有极高标准。加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西瓜的种植属于奢华的经济类作物，村里地少人多，吃饭为头等事宜，我几乎没有亲眼种植西瓜的印象。

瓜的世界比你想象更多姿。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瓜，不仅种类多，更有很强的地理方位，“冬”西南北，都有自己的代表瓜。对了，忘记介绍北瓜了。在我们眼前，北瓜不像冬、西、南三瓜那么常见，甚至还有人根本没吃过甚至没见过北瓜。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有“北瓜”词条，谓之北瓜同于南瓜。但此种解释明显过于仓促，难以说服老家人对北瓜的认知，他们虽然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北瓜就是“笋瓜”或“西葫芦”，有的叫做“吊瓜”，未必有据，却唯独对北瓜同于南瓜一说持否定态度。南瓜固有长、椭圆、扁圆诸类形态，然色泽必定历经从青涩到黝黑，再到金黄的颜色巨变。北瓜则被认定一青到底，老家人举凡笋瓜、西葫芦、吊瓜皆如此。目前较为一致的说法是北瓜即“笋瓜”，为葫芦科南瓜属植物，原产南美洲，中国南北方均有种植。关于北瓜之争，到此打住不再纠缠，只能略引端绪，有兴趣者可以引申辨析。不要认为这只是吃瓜群众的非分之想，植物生长史乃大中华史类别研究的缺项。如有成果，功德兼备。

历史是谁改写的？地理知道。南瓜是从南边来

【回味无穷】

瓜的世界比你想象更多姿



的，还是原本长在南方？黄瓜怎么是嫩绿的，为啥不是黄的？冬瓜不是冬天里的瓜；瓠子是瓜不叫瓜，创造性地在“夸”的右边加了一个“瓜”。本是瓜同类，西瓜、丝瓜、木瓜天壤之别；明明是农作物、人的口粮，地瓜与瓜毫无瓜葛，也是被称作瓜，一只来自土地里的瓜。这些有趣的问题，实际蕴含了每一种瓜在中国的生长处境。初来乍到，瓜类植物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的名字里带着明显的种类歧视。东、西、南、北的做个记号而已。如同过去家里孩子多，狗剩、黑蛋随便喊。现在学术界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瓜类植物的传播路径，与汉代兴起的通过西域而东往西来的丝绸之路关系密切，它们的娘家多在遥远的非洲大陆或是更加遥远的南美洲雨林地带。那么远的距离，这些瓜们是如何落脚华夏大地的。西瓜原产非洲，那里的地理，怎可与娇嫩、红心、甜美的西瓜共生共荣。丝瓜源自西域之西，除了沙漠就是荒野，骄阳似火，需要藤蔓生长瓜崽的丝瓜，是如何抵御“死神”之祸。适者生存，丝瓜、西瓜们选择“自苦向甘”，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变化而迁徙适从，向着绿洲进发，将生命一直延续到万物生灵皆欢愉的中原腹地。瓜类植物大迁徙，改变的不仅是自然环境，同时也促进人类聚集与繁衍。据无法确定的数据显示，到了唐朝，大中华地域的人口创纪录地达到了一亿两千多万。没有食物哪有人类的旺盛生育力，瓜，功不可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之前，植物的命运共同体业已成圈，并完成宇宙生命会经历无尽的自我更生的学说构建，值得人类尊重。

华夏各族从未缺席世界文明的共建共荣，那么这个“瓜”字，究竟什么时候出现在汉语典籍里？时下普遍认知瓜类从西汉时期进入中原，与之不符的是早于西汉之前的很多著作已经有十分成熟的“瓜”字用法。古诗《君子行》的“瓜田不纳履，篱下不正冠”，即成语“瓜田李下”流行于世。而传说甚盛且记于《左传·庄公八年》的“瓜代”一词，任期已满换人接替叫瓜代，至今尚在行文中。在形成共识的瓜类植物进入中原以前，仓颉是否已经造出了“瓜”字。仓颉造的是象形文字，照着瓜造字，这个“瓜”字应该首先像“瓜”。闭上眼睛去想，“瓜”字仿佛是一只瓜蔓下垂挂的黄瓜或丝瓜影影绰绰的身姿。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解“瓜”：“象形凡瓜之属皆从瓜”，今译“凡是带瓜偏旁的都是瓜”。他举了好几个带“瓜”偏旁的字，其中有瓜的右旁加繁体“丝”的一半“糸”，读“丝”，能否判定许慎时期已经有了丝瓜？我想八九不离十，甚或已经有了黄瓜。

夏天是吃瓜的最好季节，没有一种瓜不是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快乐成长。“冬”西南北都是瓜，怎么吃，吃瓜群众有说法，也有手法。且看下文细解。

【书里书外】

## 刘姥姥的“命”与“运”

□ 于瑞桓

《红楼梦》里刘姥姥是个靠女婿王二狗过活的年逾七旬的老寡妇，按说与“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的荣国府是风马牛不相干的，而这个刘姥姥竟凭着其女婿的祖父和王夫人的父亲因同姓连了宗，认作了侄儿这点关系，硬是闯进了皇亲国戚的荣国府。

第一次进府，王熙凤给了她二十两银子一吊钱；第二次进府，又得了若干财物。显然这些财物足以让刘姥姥鹤子翻身脱贫致富。第三次进府，是高鹗续的，但从王熙凤女儿巧姐的判词看，贾府是遭了大难，幸亏“娘亲积得阴功”，巧姐得了刘姥姥救助才逃离苦海。

曹雪芹通过描写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既写出了一个个体的生命的“命与运”的波谲云诡，又附带出一个钟鸣鼎食的大家族不可抗拒的宿命。

刘姥姥第一次去荣国府是为生计所迫，硬着头皮豁上一张老脸去荣国府打秋风。虽有早年连过宗的关系，但能不能进得去深似海的侯门，还需要机缘。“缘”是贾府管家周瑞前几年在王二狗的庄里买地，引起了官司，王二狗的父亲帮过他，贾瑞的老婆又是贾政妻子王夫人陪房，以上是能进贾府的两个人“缘”。“机”也有二个：一是刘姥姥在被年轻门卫挡驾并哄她在大门外等时，恰巧门内有一老年佣人经过，这个老年佣人告诉她周瑞去了南方，根本在这等不到人，并告诉她周瑞的老婆在后街上住着这些关键信息。二是到了王熙凤处，又遇到王熙凤心情大好，也是为给王夫人面子，赏了刘姥姥二十两银子一吊钱。庄子说：“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所以，刘姥姥初战能告捷，机缘巧合才是关键。

刘姥姥第二次进府是为了去感恩，没承想得了贾母的垂怜，迎来第二次命运的重大转机。表面看是善有善报，实际则是这个天生就有些见识的村野人，用自己的智慧抓住了这次重大的机遇。贾母想找积古的老人说说话，听听大观园外的故事。刘姥姥信口胡编的两个故事，即暗合了宝玉，又称了贾母、王夫人等人的心。两个故事，使贾母一怒一喜，在喜怒转化中，刘姥姥紧紧抓住了自己命运转机的缰绳。但贾母是不管部长，刘姥姥即使使出浑身解数哄老太太开心，也不过换来个领她园子里四处转转开开眼的待遇。她二进荣国府意想不到的巨大收益却是来自两个最厌恶她的人：一个是嫌有这样八竿子打不着的穷亲戚丢人现眼的王夫人；另一个是有洁癖嫌她脏的妙玉。曹公的这种来之笔即吊诡又现实，这就是既意想之中又意料之外的玄之又玄，不可模仿也不可能复制的“命”。虽然不可复制，但曹公这如椽巨笔塑造出的刘姥

姥的命运故事，却能给人无限的启发与想象。

启发之一：真诚本善。在刘姥姥进府的故事里，本无心栽柳的王熙凤第一次给她的二十两银子是替王夫人打发穷亲戚，另外给刘姥姥租车的一吊钱是王熙凤自己的。引发王熙凤恻隐之心的，不仅仅是刘姥姥的年迈，更主要的是刘姥姥的真诚与智慧。第二次进府，王熙凤本想戏弄刘姥姥给贾母开心，但刘姥姥的通达配合，赢得了王熙凤刮目相待，她让刘姥姥给自己女儿起了大名——巧姐。刘姥姥不仅解除了巧姐的病，还在家族败落，巧姐落难时，变卖家产把巧姐从青楼中赎出，嫁于自己的外孙板儿，保住了王熙凤的后代的性命和骨肉繁衍。巧姐的“巧”，不就是谁也不能说得清的命运无常的暗示吗？

启发二：知足自觉。曹雪芹在塑造刘姥姥这类欲通过机巧逢迎上层社会，来换取物质需求的底层小人物时，还巧妙地通过同样处于奴隶地位的贾母的丫鬟鸳鸯，借用“三宣牙牌令”的机会，对为不惜出卖人格来换取稻粱的人，顺手给了一鞭子。这种对人格尊严的捍卫，比冰清玉洁的黛玉对刘姥姥母蝗虫的讥讽，王熙凤的戏弄，以及妙玉的蔑视，要更深刻，更直观。

下层人真正的精神救赎只有靠自己，自下而上的自觉要比自上而下的启蒙更彻底、更决绝。就像当今流行的一句话：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曹公的伟大就在于对人性多维度的立体展示，虽然有鸳鸯、黛玉这样精神高洁的人的衬托，但也绝没有讽刺装疯卖傻的刘姥姥的意思，他不是要给刘姥姥贴“道德失范”的标签，而是巧妙地揭示了“没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的内心深层的缜密与柔软。刘姥姥历经岁月磨砺，活下去是她不二的选择。二进荣国府看似是她卖傻卖呆卖尊严，实则是“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所以当席毕，鸳鸯给刘姥姥道歉时，刘姥姥说“有什么恼的，咱们是哄着老太太开心，我要恼，也就不说了”。刘姥姥的底气来自她的知足，哄老太太高兴仅是为感恩贾母的善待。

可即便如此，在大家笑得人仰马翻时，刘姥姥还是对出了“大火烧了毛毛虫”这样警示的预言。这比贾母的“这鬼抱住钟馗腿”，宝钗的“处处风波处处愁”，黛玉的“良辰美景奈何天”，湘云的“双悬日月照乾坤”，薛姨妈的“世人不及神仙乐”，要深刻千倍万倍。

《红楼梦》这部旷世奇书，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局限，越过民族疆界的藩篱，究其真正的根源，在于它对人性的解释有如明镜照水般透彻，在于它深刻地揭示出了人性最根本、最本质的内涵。地位卑微的刘姥姥用她的智慧给世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命”与“运”的大课，诠释了命在运中，运在命理的人生哲理。